

# 故鄉情思 ①

诗人海德格尔说，每一个诗人都是归乡的，摄影家何尝不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们的精神土壤，魂归之地，我们的梦想在此放飞，人生由此起航，她的一举一动，一波一折，无不触动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这是我们共有的感情基础。因此我相信，本版即将连续刊出的这四位个性独具的摄影家对于故乡景象的摄取与观看，能够轻易转化为我们共有的情感经验和视觉经验，为我们所读解。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大变革时代，我们对故乡的印象不断被刷新，原初的记忆不断被置换，希望与信心，焦虑与忧伤，从不同的方向强化着我们与故乡之间的连系。我总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至少要给“自己”创作一部作品，因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不受外物左右，纯由心出，从而空明澄碧，至情至性。我相信这些有关故乡的创作，就是这样的作品。所以，当你看到摄影家们的镜头，流连于故乡的一截土墙，一片落叶，一段光阴的时候，请不要笑话他们多愁善感——因为爱得深沉，所以敝帚自珍。



1999年5月，下镇乡惠鲁村在村头玩耍的儿童。

**【编者简评】**：黄利平用简洁的黑白影像，制造了丰富的关于故乡的图像。这些图像把恢弘与从容，诗意与浪漫，质朴与敦厚不露声色地糅合在一起，呈现了一个率意生动的意象。这个意象可以引领读者透过影像的表面，直指摄影家的情感深处，让人感触他最细微的感情悸动。



2012年10月13日，永安镇后七村采摘棉花的姑娘。

## 黄河滩区

□ (东营) 黄利平 图/文

去年9月初，老家的表弟告诉我，滩区13个村庄要拆迁，统一规划新型农民社区，盖大楼。听到这个消息，我坐不住了，急急忙忙收拾相机，我要在那些熟悉的景象消失前，再拍一次我的故乡——黄河滩区。

9月13日傍晚，我开车来到1998年我拍过照片的下镇乡，2001年，这里撤乡划归永安镇。车刚到村北口，我便被村北一栋正在建设中的高楼所吸引，几个放学回村的中学生对我讲，这些漂亮的大楼是规划中的农村新社区，他们村很快就会住上楼房。西十四村现在的样貌将与滩区上其它村庄一样变成耕地，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永远消失。

老家现在变化已经很大，一眼望去，广袤的滩区拔地而起的五颜六色的高楼确实把我吓了一跳。昔日宁静的村庄如今变成了沸腾的工地。

近乡情更怯，心里五味杂陈，“老家”这个词儿，具化成远的、近的记忆，在我脑子里一幕幕闪现。尽管滩区老家原来一直是贫瘠的，居住环境近乎原始，然而，那是我童年记忆中的精神家园。

黄河滩区是个移民地区，我的祖籍是梁山，母亲的祖籍是范县，都是上世纪30年代因为黄河决堤受灾自鲁西迁过来的灾民，后来，滩区上又迁来不少邻县的移民，多为寿光、广饶、利津等县的人。经过移民不断的融合，滩区的生活习惯、民俗传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简单、直接。融合的过程就是包容、开放的过程，我们这些移民后代身上就打上了这种烙印。

移民地区的特点通过建筑就能看出来，邻县移民的住房比较讲究，多为四合院式平房；而鲁西户有不少移民住在半地上、半地下的土打墙屋子里，一式坐北朝南，独屋成户，没有院墙，没有厢房，人称鲁西房有“三大厚”：厚墙、厚铺草、厚屋檐，居住条件十分简陋。

但随着生活日渐富裕，这些都已不复存在。村子里的泥土房早已不多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砖瓦房和整齐的院子。村民不再会从低矮的土墙上突然探出一张笑脸，热情地和你搭话，他们会很生硬地问：“你是干啥的？”

当然，还是有人能认出我来。“光照不给俺相片，”一位老大姐迎面朝我喊了一句。原来，20年前，我曾到她家拍过民俗专题。大姐兴奋地告诉我，当年穿开裆裤的孩子如今已是清华大学大三的学生了。

滩区的牛羊少了许多，近几年大面积开发耕地使得草场减少，多数村民种起了棉花。眼下正值收获季节，他们雇用了许多外地短工来帮忙，家家户户的院子里堆满了棉花。

毛驴车、牛车已经不见了。在东十四村，看到了全村唯一的一头毛驴。年轻人拥有了自己的摩托车、小汽车，下地的村民和六七十岁的老人也用上了轻便的电动车，通往城里的公共汽车也多了起来。

于是很多村子都成了“空村”，年轻人腿脚利索，都到外面闯荡世界了。偶尔回家过年过节的年轻人大都一派城里人的范儿。老人们则本能地保持着他们的宽厚和纯朴。新与旧的碰撞，让故乡每天都发生着不可思议的故事……

前几天，我和朋友从永安镇老街经过，老公社的大门还在靠近五村的公路北边矗立着，我是这个院子里出生的。我不是农民，却有了农民的记忆。我的爷爷、奶奶、姥爷、老娘，舅舅，姨妈就在不远的滩区农村，母亲在公社里工作，没时间带我，经常把我送回老家。我的整个童年记忆中，大都是泥土、牛羊、树木、水沟……

我甚至在黄河口镇十三村，见到了一家上世纪70年代初兴建的供销社门市部还在营业，往日熟悉的老式柜台和货架依然如故，廉价的日用品琳琅满目。我想起小时候，父母给我的最大奖赏是给钱到门市部买糖吃。

上世纪90年代末，我的拍摄对象都是滩区的乡亲们。故乡人像我记忆中的风景一样，如今，老家人被时代推着，生活悄然声息的变化着，但我仍然希望，故乡的精神不要变，故乡清新的空气，生长的万物不要被改变。但愿在飞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黄河滩区还能留下一个记忆中回味无穷的故乡。



1999年6月，下镇乡四合村，赶集归来的女孩。

1999年11月，胜利乡，村民在织土布。



1998年11月，滩区出嫁的新娘。



2013年1月，村民结伴徒步赶集。黄河滩区房台一带仍保留着传统的农村大集。



2012年9月，永安镇西十四村黄庆刚的妻子在新买的拖拉机前。

◆专题题字：许好成  
◆专题策划：孙京涛